

# 清代历史演义全书

(民国)蔡东藩 著

#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

“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。”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，每年写上红笺，当作新春的门联，小子从小到大，已记得烂熟了。曾记小子生日，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，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，然全国二十余行省，还都是服从清室，不敢抗命。士读于庐，农耕于野，工居于肆，商贩于市，各安生业，共乐承平，仿佛是汪洋帝德，浩荡皇恩。到小子五六岁时，尝听父兄说道：“我国是清国，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。”因此小子脑筋中，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。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，读了赵钱孙李，念了天地玄黄，渐渐把清朝二字，也都认识。至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统共读过，认识的字，差不多有三五千了。塾师教小子道：“书中有数字，须要晓得避讳！”小子全然不懂，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，应当避讳？塾师写出玄字，焯字，胤字，弘字，颙字，讪字，指示小子道：“此等字都应缺末笔。”又续写历字，宁字，淳字，随即于历字，宁字，淳字旁，添写一曆字，甯字，淳字，指示小子说道：“历字应以曆字恭代，宁字应以甯字恭代，淳字应以曆字恭代。”小子仍莫名其妙，直待塾师详细解释，方知玄字焯字是清康熙帝名字，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，弘字历字是清乾隆帝名字，颙字是清嘉庆帝名字，宁字、讪字、淳字是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帝的名字。人名不能乱写，所以要避讳的。

后来入场考试，益觉功令森严，连恭代的字，都不敢写，方以为大清统一中原，余威震俗，千秋万岁，绵延不绝，可以与天同休了。谁知世运靡常，兴衰无定，内地还称安静，海外的风潮，竟日甚一日。安南、缅甸，是中国藩属，被英法两国夺去，且不必说。忽然日本国兴兵犯界，清朝遣将抵御，连战连败，没奈何低首求和，银子给他二百四十兆两，又将东南的台湾省，澎湖群岛，双手捧送，日本国方肯干休。过了两三年，奉天省内的旅顺大连湾，被俄国租占了去；山东省内的胶州湾，被德国租占了去；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，被英国租占了去；广东省内的广州湾，被法国租占了去。而且内地的矿山铁路，也被各国占去不少。

嗣是清朝威势全失，外患未了，内忧又起，东伏革命党，西起革命军，扰乱十多年，清廷防不胜防。后来武昌发难，各省响应，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，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。自此以后，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，百般辱骂，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，豺虎心肠，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，附会上去，好像清朝的皇帝，无一非昏淫暴虐，清朝的臣子，无一非卑鄙龌龊。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呢。我想中国的人心，实在是靠不住的。清朝存在的时候，个个吹牛拍马，说他帝德什么大，皇恩什么深，到了清室推

翻，又个个批他一钱不值，这又何苦？小子无事时，曾把清朝史事，约略考究，有坏处，也有好处；有淫暴处，也有仁德处。若照时人所说，连两三年的帝位，都保不牢，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？不过转到末代，主弱臣庸，朝政浊乱，所以民军一起，全局瓦解。现在清朝二字，已成过去的历史，中国河山，仍然照旧。要想易乱为治，须把清朝的兴亡，细细考察，择善而从，不善则改，古人说的“殷鉴不远”便是此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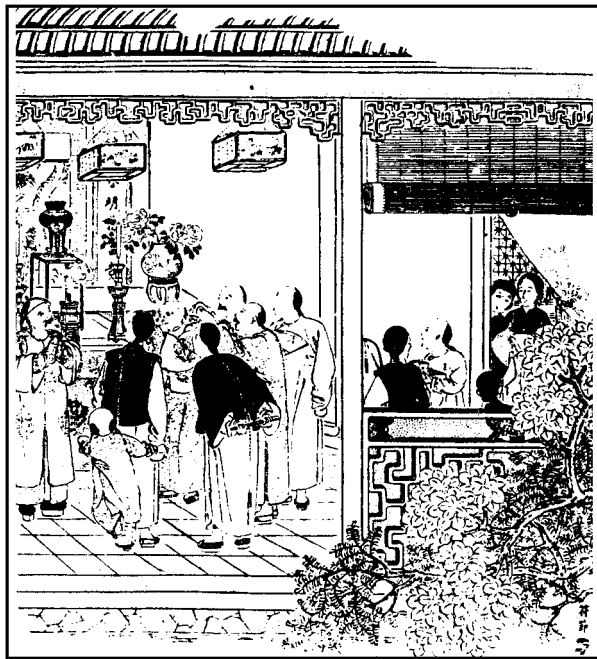
闲文少表。且说清朝开基的地方，是在山海关外沈阳东边，初起时，只一小小村落，聚群而居，垒土为城，地名鄂多哩，人种叫作通古斯族。他的远祖，相传是唐虞以前，便已居住此地，称为肃慎国。帝舜二十五年，肃慎国进贡弓箭，史册上曾见过的。传到后代，人口渐多，各分支派，大约每一部落，戴一首领，多生得骨骼魁梧，膂力强壮，并且熟习骑射，百步穿杨。赵宋时代，金太祖阿骨打，是他族内第一个出色人物，开疆拓土，直到黄河两岸，宋朝被他搅扰得了不得。后来蒙古兴起，金邦渐衰，蒙古与南宋联兵，将他吞灭，还有未曾死亡的遗族，逃奔东北，伏处海滨。经过了二百多年，又产出一个大人物来，这个人物，说是天女所生，真正奇事！小子尚不敢凭空捏造，是从史籍上翻阅得来：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，有姊妹三人，长名恩古伦，次名正古伦，幼名佛库伦。三人系出同胞，相亲相爱。只是塞外风俗，与内地不同，男子往来游牧，迁徙无常，女子亦性情活泼，最爱游玩。一日，姊妹三人，散步郊原，到了长白山东边，有一座布库里山，洞壑清幽，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。那时正是春风澹荡，春日迷离，黄鸟双飞，绿枝连理。三人欢喜非常，便从山下蹀躞前行。约里许，但见一泓清水，澄碧如镜，两岸芳草茸茸，铺地成茵，就假此小坐。佛库伦天真烂漫，春兴正浓，就约两姊妹解衣洗浴。浴未毕，忽闻鸟声嘎啞前来，三人昂首上观，约有两三只灵鹊，仿佛像姊妹花一般。就中有一鹊吐下一物，不偏不倚，正坠在佛库伦衣上，佛库伦眼快手快，急忙拾取，视之，乃一可口的食物。她也不辨名目，就衔在口内，两姊问她所拾何物，她已从口中囫囵咽下，模糊答道：“是一颗红色的果子。”两姊也不及细问，遂各上岸，着好衣服，缓步同归。谁知佛库伦服了此药，肚子竟膨胀起来，她自己也不知所以。到十个月后，竟产出一男，不但状貌魁奇，并且语言清楚，佛库伦不忍抛弃，就在家中抚养。

光阴迅速，襁褓婴儿，竟作髻年童子。只是佛库伦无夫而孕，未免惹人议论。幸而穷荒草昧，人迹稀少，始得抚育成人。儿名叫作布库里雍顺，系是佛库伦所取，因她在布库里山下，食了朱果，以致孕育，所以特地将布库里三字，作为儿名，留一纪念。布库里雍顺，到了十多岁，颖悟非凡，自念有母无父，当属何族，遂问他母亲佛库伦。佛库伦命以爱新觉罗四字。爱新觉罗，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。其后布库里雍顺遗裔建一满洲国，遂相传为满洲语，若作汉文解说，爱新与金字同音，觉罗即姓氏意义，布库里雍顺的族系，即此可以明白了解。佛库伦是否天女，小子也不消细说了。

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，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，闲暇时又在河边折柳编筏。看官！你道他折柳编筏，是何意思？他是具有大志，暗想穷居草莽，终究没有生色，若将柳条编成一筏，可以驾筏出游。果然天下无难事，总教有心人！柳条越编越多，越多越大，居然成了一叶扁舟，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，就轻轻在筏上坐住，顺着河流，飘扬而去，英雄冒险，胆大敢为，冥冥中亦像有风伯河神当先引导，竟把那布库里雍顺送到一

个安乐的地方。

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，名叫鄂谟辉。野中有一村落，约数十百家，这数十百家内，只分三姓，习成强悍，专喜械斗，因此自相残杀，连岁不休。一日，有女子汲水，见一柳筏，随流漂至，其间有青年男子，端坐在内，顿时骇异非常，急忙回告父兄。那时父兄即临河眺望，果然岸傍有一少年，头角峥嵘，仪表英伟。不觉失声道：“这是天生神人。”随即引之登陆，问从何来？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，说是天女所生，由长白山下至此。霎时间哄动乡间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齐出观，见了布库里雍顺，都道这个好郎君，真正难得。于是各邀布库里雍顺至家。东牵西扯，几至大家争论起来，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，说我初到此地，辱承待爱，自当次第谒候。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：“我与他相见最早，理应先到他家，问候起居。”众人见他举止谦恭，吐属风雅，便个个叹服，一无异言。布库里雍顺就随了汲流女子的父兄，直至家内。那家格外优待，饷以酒食。饮半酣，座上老人更详问氏族，布库里雍顺一一还答。老者又问以婚未？布库里雍顺答言未婚。老者即起身入室，半晌间引一少女出室来前。走近视之，虽是乡村弱质，倒也体态端方。仔细端详，就是汲流女子。老者嘱女子对答行礼，布库里雍顺亦离座作答。礼毕，女子转身入室，老者便对布库里雍顺道：“小女伯哩年将及笄，如蒙不弃，愿附姻好。”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逊一番。老者执意不允，布库里雍顺方与老者行翁婿礼。老者拟择日成婚，自是布库里雍顺就住在此家。暇时到村中各家问讯，村人见他彬彬有礼，无不欢迎。



布库里雍顺成婚，宾客盈门

到了吉日，一对小夫妻，谐了眷属。大众都到老者家贺喜，顿时高朋满座，佳客盈门。就中有一个白发朱颜的老丈，对主人道：“好一个小郎君，被你家夺作女婿。”又向众人道：“这是圣人出世，到吾村内，也算是闾村幸福。吾村连岁械斗，弄得家家不安，人人耽忧，现在不若奉此小郎君为主，一切听他指挥，倒可解怨息争，安居乐业，大众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听这一席言语，个个鼓掌赞成，欢声如雷。也不待布库里雍顺允与不允，竟一齐请他上坐，奉他作为部长，呼为贝勒。布库里雍顺得此天假的奇缘，遂运用智谋，部勒村居人民，建设堡寨，创造鄂多哩城，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，作满洲开基的始祖。后人诗赞道：

峨峨长白映无垠，朱果祥征佛库伦。

集庆星源三百载，觉罗禅亦衍云罔。

布库里雍顺后，传了数代，又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，比布库里雍顺似还强得多哩。看官！你道是谁？且少待片刻，容小子下回报名。

是回为全书总冒，将下文隐隐呼起，并将作书总旨，首先揭示。入后叙满洲源流。运实于虚，亦有弦外深意，确是开宗明义之笔。

成为帝王，败即寇贼，何神之有？我国史乘原于历代开国之初，必溯其如何禎祥，如何奇异，真是谬论。是回叙天女产子，朱果呈祥等事，皆隐隐指为荒诞，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，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。

## 第二回 丧二祖逝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

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，在今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，去宁古塔西南三百多里。此地背山面水，形势颇佳。究竟是小小部落，无甚威名。当时明朝统一中原，定都燕京，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，塞外荒地，视同化外，就是比鄂多哩城阔大几倍，也不暇去理保，何况这一个小土堡呢？谁知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，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，子子孙孙，相传不绝，其间虽迭有兴衰，到了明朝中叶，出了一个孟特穆，智略过人，把祖基格外恢拓，渐渐西略，移住赫图阿拉地。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麓，后来改名兴京便是。

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，福满有六子，第四子觉昌安，继承先业，居住赫图阿拉城，还有五子，亦各筑城堡，环卫赫图阿拉统称宁古塔贝勒。觉昌安率领各贝勒，攻破邻近部落，拓地渐广，生了数子，四子名塔克世，娶喜塔喇氏为妇。这喜塔喇氏并非天女，偏生出一个智勇双全、出类拔萃的儿子来，这人就是大清国第一代皇帝，清朝子孙称为太祖，努尔哈赤是他英名。他出世时，祖、父俱存。他有一个堂姊，是觉昌安女孙，出嫁与古埒城阿太章京，已有数年。不料明朝遣总兵李成梁，驻守辽西，阴忌觉昌安，招诱图伦城主尼堪外兰，合兵围攻古埒城。这古埒城地方狭小，哪里挡得住大军，连忙差人到觉罗部求救，觉昌安得报，恐女孙被陷，遂与塔克斯带领全部兵士，驰救古埒城，与敌兵接仗，不分胜负。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，开城迎入，城中得了一支生力军，人心少安。

觉昌安上城巡视，不分昼夜，每日指挥部众，极力防御，忽见城下一人，扣马而至，大呼开门，觉昌安从上俯视，其人非他，乃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。原来尼堪外兰，旧隶觉昌安部下，因此相识。便问汝来何意？答言闻主子到此，特来禀见。觉昌安见无随兵，即开门纳入。尼堪外兰既入城，至觉昌安前，即抱膝请安。觉昌安命之起坐，问何故联明攻城？尼堪外兰婉言谢罪，并云：“前未知古埒城主与主子有亲，故敢冒犯，今闻主子远道驰救，方识有婚姻关系。现已向明李总兵前盛说主子威德及人，不宜与敌，李总兵已愿退兵，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岁献方物，李总兵且当上表明廷，请给主子封爵，管领建州。”觉昌安道：“汝言果真么？”尼堪外兰急得发誓道：“如有狂言，愿死乱刀之下。”觉昌安大喜，令阿太章京设宴相待，席间叙谈。尼堪外兰极力趋承，越说得天花乱坠，什么龙虎将军印，什么建州卫都督敕书，不由觉昌安不信。饮毕，辞去。次日城下各军，果然齐退，阿太章京见敌军退尽，拜谢觉昌安父子救援之

恩，一面备办盛筵，款待觉昌安父子，一面烹羊宰猪，犒饷军士。大众饮得酩酊大醉，至晚各自鼾睡。谁知蓦地里炮声大震，喊杀连天。众人从睡梦中惊醒，不识何处大兵，从天而下。身不及披衣，而头已断，手不及持刃，而臂已离，纷纷扰扰的一夜，城中的兵民，多半向鬼门关挂号报到。觉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两夫妻，也亲亲热热，一淘儿归阴去了。古人说得好：“福兮祸倚，乐极悲生。”只为觉昌安误信奸言，遂中了尼堪外兰的诡计。

是时努尔哈赤年方二十五岁，因祖、父二人往援古埒城，常着人探听消息。先接到明军撤围的音信，颇自安心，嗣后续闻警耗，至祖父被害一节，不觉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地。及众人救醒，放声大哭。连他伯叔兄弟，都各凄然。当下检查武库，只留遗甲十五副，一一携出，指示伯叔兄弟，提出复仇二字，哀恳臂助。那时伯叔兄弟，自然感愤得很，分着遗甲，一拥出城，向东而去。



明政府企图羁縻努尔哈赤

且说尼堪外兰用诡计袭破古埒城，掳了些金银财宝，搬回图伦，终日流连酒色，任情取乐。忽报努尔哈赤兵到，顿觉仓皇失措，勉强招集部众，出城对敌。努尔哈赤不待图伦兵列阵，即纵马直出，当先踹入敌阵中，部众乘势跟上，逢人便杀，见首辄斫，仿佛是生龙活虎一般。图伦兵从未见过这般厉害，霎时间纷纷退走。尼堪外兰见事不妙，忙拍转马头，落荒逃走。努尔哈赤追赶不及，收兵入图伦城，下令降者免死。城内外兵民，闻此号令，都投首乞降。休息一天，复发兵追寻尼堪外兰，终无下落。旋探知尼堪外兰已窜入明边，乃回赫图阿拉城，修书致明朝边吏。书中大意，是请归祖父丧，及拿交尼堪外兰。明边吏将此书上达明廷，此时正在明朝万历年间，老成凋谢，佞人用事，文武各官，多半是酒囊饭袋，见了此书，就纷纷议论起来：

有的说是万不能允的；有的说是允他一半；嗣经执掌朝纲的大员，以李成梁无故兴兵，亦属非是，但执送尼堪外兰，有损国威，不若归丧给爵，买他欢心为是。神宗皇帝准了此议，遂令差官奉敕三十道，马三十匹，建州卫都督册书一函，龙虎将军印一颗，并送还觉昌安父子的棺木。

差官到了赫图阿拉城，努尔哈赤以礼迎入，北向受封。只因尼堪外兰未曾拿交，仍

央差官回请。差官去后，待至数月，毫无音响。努尔哈赤复仇心切，整日里招兵买马，大修战具，分黄红蓝白四旗，编成队伍，旌旗变色，壁垒生新。一日升帐宣令，飭部下头目，排队出发，直指明边。众头目请道：“此去攻明，必须经过某某部落，须先向假道方可。”努尔哈赤道：“不必！有我当先开路，汝等紧随便是。”大众无言可说，便跟着努尔哈赤出城。车驰马骤，风掣电驰，所过各部落，毫无防备，由他进行。稍强横的部民，拦阻马头，不是被刀杀死，便是被箭射死。行了数日，距明境只三十里，努尔哈赤便命部众停住，扎好了营，令队长齐萨率壮士数十人，往明境叩关，索交尼堪外兰。是时明总兵李成梁已由明廷谴责，说他无端启衅，褫职回籍。调了一个新总兵，懦弱无能，闻觉罗部遣众叩关，惊慌得了不得，不得已派一属弁，与军士百人，出城与齐萨会议。齐萨所说的，无非是索交尼堪外兰，否则兵戎相见，差弁无可辩驳，只得唯唯而还。也是尼堪外兰恶贯满盈，命数该绝，正在城中探听消息，踟躅前行。无巧不成话，偏与差弁相遇，差弁即将他骗入署中，禀明总兵，一声呼喝，将尼堪外兰反绑起来，推入囚车，遣两役舁出，像扛猪的扛了去。扛到郊外，送交清营。当由垂辮的兵役数名，从囚车内一把抓出，拖入帐中。尼堪外兰已魂飞天外，但闻得一声惊堂木，接连有“你这骗贼，也有今日”两语，正思开目张望，无奈乱刀交下，血晕心迷，霎时间一道魂灵，归入地府，适应了前日誓言。

自是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，每岁输送方物，明廷亦岁给银八百两，蟒缎十五匹，并许彼此人民互市塞外。

这觉罗部渐渐富强，名为明朝藩属，实是明朝敌国。远近部落，又被他并吞不少。那时这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，乘着这如日方升的气象，想统一满洲，奠定国基。当命工匠兴起土木，建筑一所堂子，作为祭神的场所。工匠等忙碌未了，忽掘起一块大碑，上有六个大字，忙报知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不见犹可，见了碑文，暗觉惊诧异常。他却阳为镇定，仔细摩挲了一回，突然向工人道：“这妖言不足信，快与我击断此碑！”看官！你道这碑文是如何说？乃是“灭建州者叶赫”六字。此碑既由工人击断，努尔哈赤始退回帐中，心中却闷闷不乐。次日来了一个外使，说是奉叶赫贝勒命，来此下书。努尔哈赤暗想道：“偌大这叶赫部，乃竟来与我作对么？”踌躇了一会，方唤来使入帐。来使呈上书信，努尔哈赤展视之，但见书上写着：

叶赫国大贝勒纳林布禄，致书满洲都督努尔哈赤麾下：尔处满洲，我处扈伦，言语相通，势同一国，今所有国土，尔多我寡，盍割地与我？

努尔哈赤看到此句，不由的怒气上冲，将来书扯得粉碎，掷还来使，并向来使说道：“我国寸土寸金，就使汝主首级来换，也是不允。”说罢，命左右逐出来使。使者抱头鼠窜而去。努尔哈赤即于次日出城阅兵，严行部勒，详申军律，并命军士日夜操练，专待叶赫兵到，与他厮杀。

且说叶赫国在满洲北方，与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互为联络，名扈伦四部，明朝称他为海西卫。又以哈达居南，叫作南关，叶赫居北，叫作北关。叶赫最强，又与明朝互通聘问，明朝亦略给金帛，令他防卫塞外。叶赫主纳林布禄闻努尔哈赤统一满洲，料

他具有大志，宜趁势力未足的时候，翦灭了他，方无后虞，只是无故不能发兵，遂想出下书的计策，借些因头，作为发兵的话柄。到了差人回国，将努尔哈赤的言语一一传达，纳林布禄勃然道：“有这样大言，我明日便去灭除了他。”差人道：“主子不要轻觑满洲，他部下多是勇夫，不容易对付呢！”纳林布禄道：“你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看你爷明日踏平满洲哩。”次日，便差各将弁四路下书，纠合远近各部，合攻满洲，事成当平分满洲土地。过了数日，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各率三千兵到叶赫。又过了数日，长白山下的珠舍哩、讷殷二部，已有复书，说已各发兵二千，在中途等候。又过了数日，蒙古的科尔沁、锡伯、卦勒察三部，或发兵一千，或发兵一千五百，也到叶赫境内。是时纳林布禄欢喜异常，忙把部下的兵卒，一齐发出，除老弱不计外，统计有一万多人，会合各部联军，祭旗出发。途中又会着长白山下二部兵士，共得三万多人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满洲来。

警报传到努尔哈赤耳中，即饬兵士驻守札喀城，阻住叶赫各部兵来路。纳林布禄到了札喀城，望见城上旗帜鲜明，刀枪森竖，料知有备，令军士退后三里，扎定营寨。次日，有探马来报，说满洲主努尔哈赤带领全部人马，扎住古埒山，纳林布禄全不在意。原来札喀城在赫图阿拉西北六十里，城右有古埒山，蜿蜒蜒蜒，包围大城。兵法云：“倚山为寨”，所以努尔哈赤在山下立营。又次日，纳林布禄正准备迎敌，闻报敌兵已到，即出帐上马，率军对仗。但见前面来的满洲军，只有百余骑，老少不一，带兵的头目，也没有十分骁勇，他在马上大笑道：“这样小妮子，也想同我对仗，真是满洲的气数。”话未毕，旁闪出一将道：“人人说满洲强盛，看这等老弱残兵，教咱们一队兵士，已杀他片甲不留，各部将弁，都可休息，主子更不必劳动呢。”纳林布禄视之，乃是叶赫西城统领，名叫布塞，即大喜道：“你去罢！”布塞便率队上前，呐一声喊，直扑满洲军。满洲军不与交战，竟向后退去。布塞一马当先，乘势追赶。只见满洲军都退入山谷中，布塞也不管好歹，追入山谷。忽喊声大起，一彪军从谷内拥出，截住布塞厮杀。正酣斗间，科尔沁部统领明安亦率部兵追至，他恐布塞得了首功，故急急赶来。满洲军见布塞得了援军，又纷纷退走。布塞仍策马前进，明安率兵紧随。转了一坡，又过一坡，越走越险，越险越窄。刺斜里喊声又起，复来一彪军，将布塞明安的兵，截作两段，前面的满洲军，也回转身来，夹攻布塞。布塞军顿时大乱。忽有一将持刀突入，到布塞马前，布塞措手不及，被他一刀劈于马下。部下军士，无处逃生，都做了刀头之鬼。明安知前军被截，急忙退走，不想满洲军已满山遍野地掩杀前来，明安只得纵马而逃，不顾山路上下，拼命地奔走。忽闻扑塌一声，马被陷入淖中，明安急忙下马，轻轻地抓上山壁，已是拖泥带水的要不得。他便弃了鞍马，带爬带走地逃了去。

当时纳林布禄信了布塞的言语，回到帐中，满望捷报，忽听帐外喊声震地，急上马出视，正遇着一彪雄军，为首的一员大将，眉现杀气，眼露威棱，手中持一大刀，旋风般杀将来。看官！你道是谁？就是满洲主努尔哈赤。纳林布禄忙拔刀对敌，战了三五回合，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。正惶急间，旁边走过了布占泰，是乌拉部贝勒的兄弟，见纳林布禄刀法散乱，忙向前敌住。纳林布禄才一歇手，猛听得大喝一声，布占泰已被努尔哈赤活擒了去。这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，忙转身向寨后逃走，各部兵见主寨已破，尚有何心再与抵敌，人人丧魄，个个逃生。正是：

一声鞞鼓喧天日，八面威风扫地时。

不知纳林布禄得逃脱与否，且待下回说明。

图伦城主尼堪外兰，与叶赫部主纳林布禄，名为满洲之仇敌，实皆满洲之功臣。自古英雄豪杰，不经心志之拂乱，未必能奋发有为，故敌国外患之来，实磨砺英豪之一块试金石也。本回上半截，叙努尔哈赤之勇，下半截，述努尔哈赤之智，智深勇沉，信不愧为开国主，然皆由激励而成。古所谓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者，于此可见矣。文中运实于虚，写得英采动人，确是妙笔。



### 第三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

却说纳林布禄从寨后逃走，直驰至数十里，不见满洲军，方教停住。少顷，喘息已定，各部兵亦逐渐趋集。约略检点，三停里少了一停，自己部下，且丧失一半。正在垂头丧气，忽见一人踉跄奔入，正是科尔沁部统领明安，尚未行礼，即大哭道：“全部军士都败没了，贵统领布塞闻已战死了。”纳林布禄也忍不住垂泪道：“可惜可恨！不想努尔哈赤有这般厉害。”旋与各部统领商量和战事宜。大众怵于前创，都是赞成和议。纳林布禄无计可施，只得遣使求和。彼此往来商议，约定和亲，叶赫主的侄女，拟嫁与努尔哈赤的代善，西城统领布塞的遗女，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，才算暂时了结。

努尔哈赤得胜班师，尚恨长白山下二部，结连叶赫，趁势蚕食，把他灭亡。前时擒住的布占泰，因他降顺，给了他一个宗女，放他回国。嗣后布占泰复被叶赫主煽惑，服从叶赫，叶赫主又故意出攻哈达，令哈达向满洲借兵，唆使半路埋伏，歼灭满军。谁知努尔哈赤已瞧破机关，暗率部兵，绕道至哈达城，混入城中，活擒了哈达部长孟格布禄。叶赫主闻此计不成，遣使到明朝，令归还哈达部长。努尔哈赤因明使相请，将孟格布禄子武尔古岱放还，武尔古岱从此归服满洲。努尔哈赤又收服了辉发部，并乘势讨布占泰，攻入乌拉城。布占泰逃至叶赫，努尔哈赤接还宗女，差人向叶赫索布占泰，叶赫主不允，反把这许字满洲的侄女，另嫁蒙古。看官！你想这努尔哈赤，到此还肯忍耐吗？只是努尔哈赤想攻叶赫，偏这明朝屡次出来帮护，努尔哈赤就背了明朝，自己做了满洲皇帝，筑造宫殿，建立年号，叫作天命元年。这正是明朝万历四十四年的事情。自此以后，努尔哈赤就是清国太祖高皇帝，小子作书到此，也只得称他作满洲太祖，把努尔哈赤四字，暂时搁起。

太祖有十多个儿子，第八子皇太极最聪颖，太祖便立他为太子。还有二子，亦是非常骁勇，一名多尔袞，一名多铎，后来入关定鼎，全仗这二人做成，这且慢表。单说满洲太祖，自建国改元后，招兵添械，日事训故，除黄红蓝白四旗外，加了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四旗，共成八旗，分作左右两翼。整备了两年有余，锐意出发。他想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欲灭叶赫，不如先攻明朝。遂于天命三年四月，择日誓师，决意攻明。命太子皇太极监国，自率二万劲旅，到天坛祭天。当由司礼各官，薰烛焚香，恭行三跪九叩首礼，读祝官遂朗诵祝文道：

满洲国主臣努尔哈赤谨昭告于皇天后土曰：“我之祖父，未尝损明边一草



寸土，明无端起衅边陲，害我祖父，恨一也；明虽起衅，我尚修好，设碑立誓，凡满汉人等，无越疆圉，敢有越者，见即诛之，见而故纵，殃及纵者。诃明复渝誓言，逞兵越界，卫助叶赫，恨二也；明人于清河以南，江岸以北，每岁窃逾疆场，肆其攘夺，我遵誓行诛，明负前盟，责我擅杀，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，胁取十人，杀之边境，恨三也；明越境以兵助叶赫，俾我已聘之女，改适蒙古，恨四也；柴河、三岔、抚安三路，我累世分守，疆土之众，耕田艺谷，明不容刈获，遣兵驱逐，恨五也；边外叶赫，获罪于天，明乃偏信其言，特遣使臣遗书诟詈，肆行凌侮，恨六也；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，我自报之，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，明又党之，胁我还其国，已而哈达之人，数被叶赫侵掠，夫列国之相征伐也，顺天心者胜而存，逆天意者败而亡，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，得其人者更还乎？天建大国之君，即为天下共主，何独构怨于我国也？初扈伦诸国，合兵侵我，天厌扈伦启衅，惟我是眷，今助天谴之叶赫，抗天意，倒置是非，妄为剖断，恨七也。欺凌实甚，情所难堪，因此七大恨之故，是以征之。谨告。

诵毕，便望燎奠爵，外面已吹起角声，催师出发。太祖离了天坛，骑了骏马，御鞭一指，部众齐行，一队一队的向西进发。

师行数日，由前队报说，距明边抚顺城只二三十里了，太祖便扎住营帐。正拟遣将攻城，忽有一书生求见，自称系明朝秀才。太祖唤入，见他状貌魁奇，已有三分羡慕，及与他谈论，语语中入心坎，不由的击节叹赏。就赐他旁坐，问及姓氏里居。秀才道：“仆姓范文程，字宪斗，沈阳人氏。”太祖道：“我闻得中原宋朝，有个范文正公，名叫仲淹，是否秀才的远祖？”文程答道：“是。”太祖道：“我已到此，距抚顺城不远，抚顺的守将，姓名谁？”文程道：“姓李名永芳。”太祖问李永芳本领如何？文程道：“没甚本领。”太祖道：“这是一鼓可下了。”文程道：“以力服人，何如以德服人？明主且不必用兵，请先给他一封书信，劝他投降，他若顺从，何劳杀伐。”太祖喜道：“这却仗先生手笔。”文程应命作书，一挥而就。太祖大悦，便道：“我国正少一个文馆的主持，劳你任了此责，参赞军机。”文程叩首谢恩。次日，太祖即遣将到抚顺城下，射进书信，率队而退。这抚顺守将李永芳，本是个没用的人物，他闻满洲军入境攻城，已吓得没了主意，及见此信，召集文武各官，会议了一夜，竟商就了“惟命是从”四字。翌晨开城迎接，为首的跪在城下，恭递降册，就是为明守土的李永芳。太祖命侍卫接了降册，策马入城，部军一齐随入。幸亏得范先生一言，城中的百姓，总算不遭杀戮。太祖便记范文程为首功，更命诸贝勒格外敬礼，称先生而不名，从此大家都呼文程为范先生。

满洲兵休息三日，忽报广宁总兵张承荫，领了三路兵马，来夺抚顺了。太祖问李永芳道：“张承荫系何等样人？”李永芳答言：“是一员勇将。”太祖道：“既是勇将，想必不肯投顺，不若先发制人为妙。”遂一面派兵守城，一面发兵迎敌。离城约十里，闻报明军已相去不远，太祖仍命部众前进。此时明总兵张承荫，正与左翼副将颇廷相，右翼参将蒲世芳，率军前来。两阵对圆，人人酣战。恰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。自日中至傍晚，两边都余勇可贾，不肯退兵。忽然天色昏暗，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，猛扑明军，明



努尔哈赤召见范文程

怜三员勇将见危致命，俱死于乱箭之下。

这败报传到明京，神宗大惊，召见群臣，问京外将帅，何人可御胡虏？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材，姓杨名镐。神宗准奏，立即召见，授兵部尚书，赐他尚方宝剑，往任辽东经略。看官！你道这杨镐是什么角色？他是河南商丘县人，前任金都御史，曾充朝鲜经略。万历二十五年的时候，倭寇犯朝鲜，杨镐奉朝命往援，打了一个败仗，诡词报捷。后来调抚辽东，又是乱杀边民，被御史奏参，革去官职。此时复起任边防，难道他的谋略，能敌得过清太祖努尔哈赤么？堂堂一个大明帝国，偏用了这等欺君罔上的臣子，去做统兵的元帅，哪得不破？哪得不亡？

杨镐既到辽东，闻报沈阳南面的清河堡又被满洲军夺去，守将邹储贤、张旆两人，统已战死。副将陈大道、高炫逃回辽东，见了杨镐，杨镐却仗着声威，请出尚方宝剑，把二逃将斩首示众。每日檄令附近将士，赶紧援辽！自己却按兵不动。大学士方从哲，闻他逗留不进，常发红旗催他出战，杨镐没法，只得领兵出塞，好在四处已到了许多兵马，叶赫兵也来了二万名，朝鲜兵又来了二万名，杨镐便派作四路，分头前进。中路分左右两翼，左翼兵委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，从浑河出抚顺关；右翼兵委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，从清河出鸦鹑关；又令开原总兵马林，合了叶赫兵，从开原出三岔口，叫作左翼北路军；辽阳总兵刘铤合了朝鲜兵，从辽阳出宽甸口，叫作右翼南路军。四路军共二十

军正支持不住，接连又是数阵狂飙，把明军的旗帜，刮去了好几面。满洲军占住上风，格外精神抖擞，如泰山压顶般驱入明军。那时明军不由得退走，任你张承荫胆力过人，也自禁止不住。当下且战且退，适值路旁有山，正思觅径而入，为扼守计，忽山侧闪出一支满洲军，大叫道：“满洲贝勒多铎在此，敌将何不下马受缚？”原来满洲太祖见战明军不下，特派多铎绕出后面，夹攻明军。承荫腹背受敌，无心恋战，只得杀开血路，领兵前走。可奈天色昏暮，不辨南北，满洲军又紧追不舍，惹起承荫血性，与颇、蒲二将道：“战亦死，不战亦死，不如与他拼命，就使死了，也不失为大明忠臣。”于是三将复转身抵敌，舍命冲突。满洲军恰不防他出此一着，前面的兵士，被他杀死无数。俄听一声鼓响，满洲军阵内万弩齐发，箭如飞蝗，可



迎。刘铤舞起镔铁大刀，左右盘旋，确是有些凶勇，即满洲军抵死拦阻，只杀得一个平手。刘铤暗想仰面上攻，实是费力，不如退至冈下，与他鏖战，便将大刀一摆，率军士下冈。满洲军亦随下，自午至暮，杀得难解难分，两军都有些疲倦起来。惟刘铤越战越勇，全无惧怯。忽有一彪军杀到，万炬齐明，刘铤从火光中望将过去，但见大旗上书一杜字，不觉喜道：“杜总兵到来助我，是天使我灭满洲了。”话未毕，一将已到马前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铁甲，正是一员明将，只面目恰不认识。刚思动问，那来将先问道：“你莫非就是刘大刀？”刘铤应声未完，来将手起刀落，劈刘铤于马下。众军急来相救，已是来不及，只见杀入的杜军，随手乱杀，弄得明军茫无头绪，自相屠戮，一时间全军尽没。小子凑了四句俚言，作为刘大刀的定论：

奉命西征胆气豪，大刀示勇姓名高。  
臣心原是忠明者，可惜胸中欠六韬。

毕竟杀刘铤者是谁，看官不必迟疑，待小子下回道来。

满洲太祖以七恨誓师，未必无深文周纳之言，然明之无端起衅，亦不得谓无咎，自满洲出兵以后，复用一庸弩之杨镐，经略辽东，委二十万军于辽塞，是非明之自取其亡耶？明之亡在此，满洲之兴亦即在此。是此回为明清兴亡关键，故作者亦叙述独详，不稍渗漏。

## 第四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

却说刘铤被杀，全军丧亡，大众入枉死城中，还是莫名其妙。实则夹入的杜军，统是满洲军假冒，满洲大贝勒代善，杀尽杜军，得了盔甲旗帜，教军士改装，扮作杜军模样，从界藩城来应太祖，恰巧碰着两军恶战，他便竖起杜字旗帜，踹入刘铤军中。刘铤深入敌境，尚未悉杜军败耗，还道来的是真杜军，因此中计，猝被杀死。从此刘大刀已化作两段，明朝失去了一员勇将，防边愈觉无人。

那时经略杨镐，还因马林败报，飞速檄止刘铤、李如柏两军。过了数日，只有李如柏领军回来。马林因逃还开原后，坚守不出。是年六月，满洲军乘胜进攻，马林颇效死抵御，其后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终被满洲军攻破，马林巷战死节。开原失守，铁岭亦不保了。明廷御史交章劾奏杨镐，说他丧师误国，罪无可赦，朝命拿杨镐入京，令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经略。

熊廷弼系湖北江夏人氏，身長七尺，素有胆略，至是奉命出京，途中闻开原失守消息，叹道：“盈廷大臣，不知边事，一味主战，以致如此。”遂即缮就奏折，遣使赍京，折中略道：

臣闻辽左京师肩背，河东辽镇腹心，开原又河东根本，开原今已破，则北关难保，朝鲜亦不可恃，辽河亦何可守？乞速遣将备刍粮，修器械，毋窘臣用，毋缓臣期，毋中格以阻臣气，毋旁挠以掣臣肘，毋独遗臣以艰危，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。谨奏。

奏入，神宗报允，并赐尚方宝剑，令便宜行事。

廷弼出山海关，见难民纷纷逃来。停车细问，方知铁岭又失，沈阳吃紧，居民为避难计，因此西奔。遂用好言抚慰，令他随回辽阳，不必惊慌。难民乃随了前行。将到辽阳，遇着逃将数人，缚住正法，逃兵令回城赎罪。既入城，复劝告百姓一番。当即督率军士，造战车，备火器，修葺城池，招集流亡。复冒雪出巡，至沈阳修城阅兵，并自制一篇痛哭淋漓的祭文，亲祭阵亡将士。随祭的军士，都感激涕零，自有此一番振作，辽沈得以渐固。又请聚兵十八万，分守要地，任他智勇双全的满洲太祖，也没法摆布，这正是熊经略守辽的政绩。

满洲太祖见辽沈无隙可乘，便移兵去攻叶赫。叶赫主纳林布禄已死，其弟金台石袭

位。闻满洲军将到城下，忙集兵保守东城，并知照西城贝勒布扬古赶紧守御，互相援助。不几日满洲军已到，直逼东城，一攻一守，两不相下。满洲太祖固是能军，金台石颇也不弱。适西城遣军来援，被满洲太祖分兵杀败，追至城下，围住西城。东城守兵，望见满洲军已去了一半，略一宽懈，不防满洲军已缘梯而上，城上急掷矢石，已是不及，反被满洲军残杀多人，未死的守兵，统下城逃走，金台石闻城已被陷，登台死守，并纵火自焚屋宇。奈满洲军蜂拥前来，一齐杀入台中，金台石冒死突围，猛被一箭射倒，被满洲军擒拿而去。全城已破，满洲太祖入城升帐，由军士推上金台石。金台石怒气勃勃，语多不逊，恼得太祖性起，喝令枭首。但听金台石厉声道：“我生前不能抗满洲，我死后无知则已，死若有知，定不使叶赫绝种，将来无论传下一子一女，总要报此仇恨。”语未竟而首已落。太祖即令多尔袞拾起金台石首级，挑在竿上，往西城招降。

西城贝勒布扬古，系布塞的儿子，布塞的女儿曾献与满洲太祖为妃，上回已交代明白。此番闻东城已破，惶急的了不得，经多尔袞在城下招降，用了一片顾念亲谊的话儿，说动了布扬古的心，又把金台石的首级，示作榜样，威吓利诱，不怕布扬古不拜倒马前。西城一降，叶赫遂亡，满洲太祖心已快慰，把从前的碑文，撒在脑后，哪里晓得二百年后，复生出一桩大祸祟呢？这且慢表，小子又要讲那熊廷弼了。

熊廷弼守辽三年，人民安堵，鸡犬不惊。偏偏神宗、光宗相继晏驾，嗣位的称号熹宗，用了一个太监魏忠贤，搅乱朝纲，暗中嫉忌熊廷弼，遣吏科给事中姚宗文，到辽沈阅兵。白面书生，何知军务？这分明是遣他需索。偏这熊廷弼抗傲性成，不但没有馈赠，抑且不甚礼貌。姚宗文甚为恚恨，阳为阅兵，阴已定稿。回朝后，即结了一班狐群狗党，诬劾廷弼。廷弼闻知，大加叹息，便拜本辞职。朝旨允准，换了一个袁应泰来代廷弼。

应泰是进士出身，曾升任巡抚，为人颇是精敏，但不是用兵能手。既到辽东见廷弼待下甚严，他却格外放宽，把旧制更张了好几条。适值蒙古大饥，部民多入塞乞食，应泰抚慰饥民，令在部下当兵，居住辽沈二城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为此一大失着，辽沈人民，又要遭劫了。

这满洲太祖灭了叶赫，正愁没法图辽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喜不自胜，即发兵进攻沈阳。沈阳总兵贺世贤，忙登陴守御，并着人飞报袁应泰。应泰刚想三路出师，规复清河抚顺，得了此报，急调集诸军，拟援沈阳。忽一探马来报道：“沈阳失守，贺总军殉节。”应泰大惊，及问明细底，方知沈阳有蒙人内应，贺世贤为他所卖，以致与城俱亡。当下顿足自悔，急飭亲兵搜查城内蒙民，果得了好几封通敌书信，当即一一正法，令军士沿城掘壕，沿壕环列火器，以便守御，自率总兵侯世禄、姜弼、梁仲善等，出城五里迎战。

满洲军前队已到，梁仲善不分皂白，拍马杀入，侯世禄、姜弼恐梁有失，即上前接应。不料敌兵放进梁仲善，截住侯世禄、姜弼。侯姜二人，几次冲阵，都被敌阵中射回。霎时间一声呐喊，满洲军并力上前，突入明军阵内。明军支撑不住，望后退走。袁应泰手刃逃兵数人，仍不济事，只得退入城中；检点军士，已丧失三分之一，侯姜二将，又身负重伤，梁仲善一去不还，想总是阵亡了。

袁应泰还仗着城壕深广，分陴固守。谁知到了次日，满洲军已将城西大闸掘开，把